

国际获奖大作家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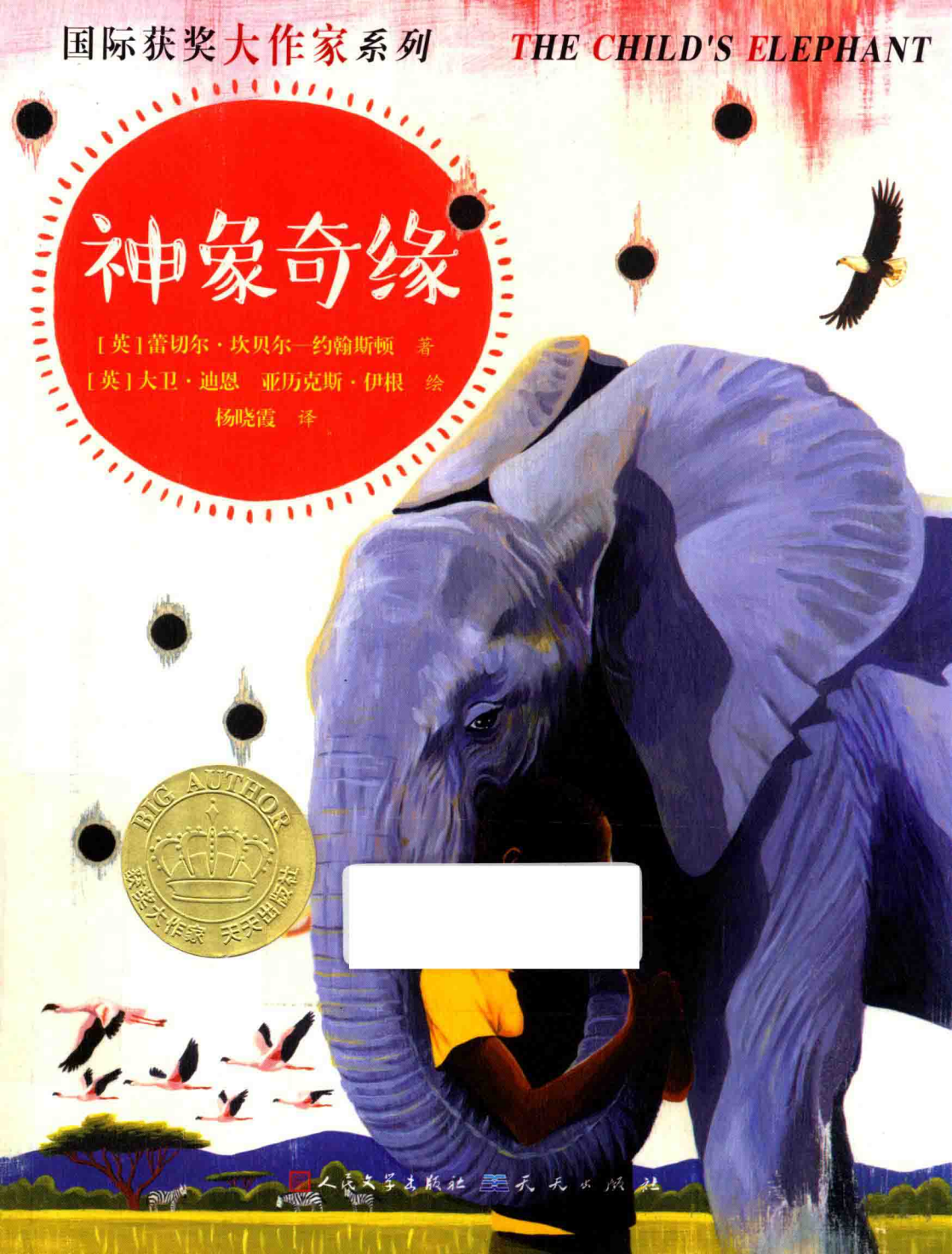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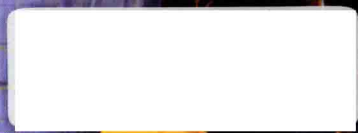
THE CHILD'S ELEPHANT

神象奇缘

[英] 蕾切尔·坎贝尔—约翰斯顿 著

[英] 大卫·迪恩·亚历克斯·伊根 绘

杨晓霞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

国际获奖大作家系列

THE CHILD'S ELEPHANT



神象奇缘

[英] 蕾切尔·坎贝尔—约翰斯顿 著

[英] 大卫·迪恩 亚历克斯·伊根 绘

杨晓霞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 天天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01-2013-8695

THE CHILD'S ELEPHANT

by Rachel Campbell-Johnston

Text Copyright @ Rachel Campbell-Johnston, 2013

Illustrated by Alex Egan

Inside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@ Alex Egan

Artwork @ Alex Egan

Cover @ David Dea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@ 2015 by Daylight Publishing House

First published as The CHILD's Elephant by Random House Children's Publishers UK, a division of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象奇缘 / 坎贝尔 - 约翰斯顿著; (英) 伊根, (英) 迪恩绘; 杨晓霞译. —北京: 天天出版社, 2015

(国际获奖大作家系列)

ISBN 978-7-5016-0970-3

I. ①神… II. ①汉… ②伊… ③迪… ④杨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0156 号

责任编辑: 李现刚

美术编辑: 林 蓓

责任印制: 李书森 康远超

地址: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E-mail: tiantianchs@163.com

印刷: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 × 660 1/16

印张: 23.5

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73 千字

印数: 1-10,000 册

ISBN 978-7-5016-0970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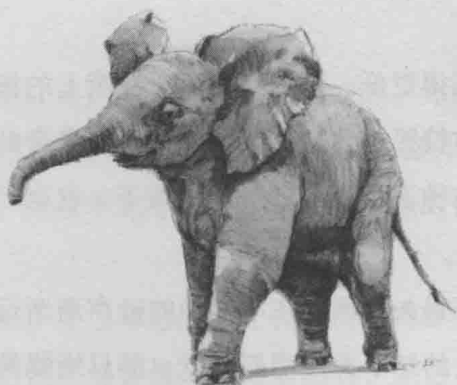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第一部



第一章

空气中陡然响起枪声。一瞬间，世界仿佛凝固了一般。知了不再没完没了地鸣唱；一只老鼠从灌木丛蹿过，冲进洞里；牛儿停下咀嚼不停的嘴，抬起头，瞪起铜铃般的眼睛，茫茫然望向前方。牧童巴特那个时候正一个人待着，无所事事地挥动着一根韧性极好的长树枝，一下一下地抽打着灌木丛。听到枪声，巴特把手里的树枝丢在地下，慌慌张张蹲下身子。枯黄的干草将他的头遮挡得严严实实。

他感觉脚下缓缓传来一阵隆隆的颤动，像村子里那只大鼓敲奏的鼓点似的，震得他的骨头都跟着颤了起来。那边的大草原上刚才一定是出事了。他觉察得出来，一定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大事。他知道，自己得去看个究竟。不过，不是现在。他一边想着，一边把

埋在草丛里的头压得更低。他透过死死压在嘴上的指缝轻轻吐了口气。一只蜥蜴像被符咒镇住似的紧紧抱住巴特身旁的一根草茎。他盯着它镶着金边仿佛丢了魂儿一般的眼珠子。它也盯着他，眼睛一眨不眨，人定一般。

时间似乎过了很久。回荡在空气中的枪声渐渐远去，一切归于沉寂。憋了好半天的知了再次唱起老歌，那只蜥蜴像身上的符咒突然被解除似的，扭着瘦巴巴的尾巴急匆匆地离去了。牛儿们站在山楂树的树荫下，悠闲地伸出卷曲的长舌头，拽下一把把青草，送进嘴里去。巴特却依然像只伏在窝里的沙鸡一般，两只胳膊抱住膝盖，缩在原处一动不动。

他竖起耳朵听着。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人在说话，那声音就像随微风浮荡的柴烟似的，飘飘忽忽地传了过来。有人在嘟嘟囔囔说着什么……一阵叽叽呱呱的大笑……接下来静悄悄的……突然响起一声怒吼……再一次没了声响……紧接着骤然下达一道命令……空气中夹杂着片言只语，若有若无，飘忽不定。巴特觉得自己的后背一阵阵发凉。

是谁在说话？他感到自己的心跳得特别快，像马上要蹦到嗓子眼儿似的。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，他就觉得有人正慢慢靠近；每次有阳光闪过，他都疑心有陌生人躲在暗处偷窥他。是不是有人正鬼鬼祟祟地朝他摸过来？他再也无法忍受这无端的猜测，霍地站起身来。

眼前的一切跟往常并没有两样。牛儿们个个神情安详，一只小牛犊正在吃着母牛的奶，四周开阔绵延的灌木丛看不出丝毫被搅扰

过的痕迹。真是好笑，你若是躲在某个地方，你的想象力总会和你开个大大的玩笑。他后悔自己刚才不该吓成那副样子，不管怎么说，他已经七岁了，这般年纪不该还像只容易受惊的仔鸡似的一惊一乍的。

巴特低下头，穿过草丛向前走去。高高的草叶如同轻柔的羽毛从他胸前轻轻拂过。他警惕地留意着四周，迅速穿过一片山楂林。一根树枝钩破他的皮肤，他忍住痛，没让自己喊出声来。他停下脚步，看着伤口的血慢慢流出来，随即被午后炎热的阳光将水分吸干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寻到些许踪迹，开始留意矮树丛中被挤压过的地方。地上到处是折断的树枝，有好几处灌木丛倒成一片。他登上了一座山脊的时候，不由渐渐放缓了脚步。下坡时，一路布满石头，他得格外当心，别给绊倒。他连跑带爬，终于走过砾石，来到一片早已干涸的河床前。一只晒暖儿的蛇悄无声息地从一块滑溜溜，被太阳烤得发烫的石头上爬过。巴特绕开那条蛇，随后在一片残留着些许潮气的沙地上赫然发现了一只脚印。他蓦地收住脚步。那只脚印可真大！他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。实在太大了，跟他把两只胳膊尽力张开，用指尖画出那个大大的圆圈那么大。

巴特使劲咽了口唾沫，他走得太远了……他原本没打算走这么远的……远远超出大人告诉过他的安全范围。他迅速回头瞥了一眼。他看不到自己的牛群。干涸的河床在炽热的日头下泛着点点白光，河对岸生着一片灌木丛。看得出来，有某个东西曾穿过那片灌木丛径直冲过去。一丛灌木上泼溅着红色。巴特希望那或许只是一株木槿，可他不用看第二眼便知道，根本不是什么木槿，而是血。

他急忙跑到前头的几块岩石后面躲起来。对面不远的地方有个模模糊糊的巨影，从他蹲着的地方看去，像座山似的赫然耸立着，将地平线遮挡得严严实实。有那么一刻，巴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过他瞬间便明白过来——那像座山一样的东西是一头死掉的大象。

巴特把两只手抵在岩石上，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。他的心跳得飞快，可脑子却怎么都转不过弯来。是谁杀死那头大象的？怎么把那头大象杀死的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
一个人影从大象庞大的尸体后闪了出来。巴特差点儿叫出声来。是个男的……光着上身……皮肤黝黑……黑得发紫……巴特注意到，他个头很高，特别特别高……要是站直喽，保准有成熟的玉米秆那么高。那男人正抬脚走路，巴特看不到他了。他会不会正在朝自己这边走过来？巴特把身子压得更低些，透过另一条缝隙偷偷地向外张望。

稍远些的地方站着另外两个人。离巴特最近的那个人背上挎着一支步枪，另一个人的身子靠在什么东西上。巴特猛地打了个寒战，他突然意识到，那个人靠着的是——一根象牙。

偷猎者！这些人是偷猎者！巴特害怕极了，脑袋一阵阵发晕。

他得赶紧逃走！可怎么逃呢？他惊慌失措地向四周扫了一眼。那个皮肤黝黑的男人盘腿坐在了地上。巴特屏住气，仔细打量他。那男人正拨弄着脚边地上的什么东西，当他抬起眼睛向前方看去的时候，巴特注意到三道代表部落标志的疤痕从他的眉心直直穿过，深嵌额头，如同眉头紧蹙一般。那是一张写满威胁的脸。巴特吓得赶紧把目光收了回来。

那男人把两只掌心在自己那条肮脏的绿裤子上蹭了蹭，然后半蹲着，抬起一只穿着靴子的脚向前迈出一步，使劲拉了一下。链锯吱吱嘎嘎的声音骤然响了起来，一瞬间，空气中的宁静被撕得粉碎。那链锯噼噼啪啪响了片刻，随后戛然而止。四周顿时一片死寂。突然，那男人破口大骂起来，他的声音散落在干涸的河床上，在石间回荡着，久久不去。

巴特吓坏了，使劲挤进一块大石头底下。他探出手，摸索着想找那个能搭手的地方。一块原本松动的石头掉了下来，顺着斜坡哐啷哐啷地滚下去，声音大得吓人。

“住嘴！那是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有动静。”

“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不，刚才有声音。那边有人……有人在朝咱们这边看。”

说话的男人一把抓住挎在肩上的步枪，靠在象牙上的另一个男人迅速跳到一边去，他背上的东西从肩上滑下来，砰的一声砸在地上。一大群苍蝇轰地飞了起来，黑压压一片，嗡嗡嗡嗡叫个不停。此刻，巴特的脑子里也跟那些乱冲乱撞的没头苍蝇一样，乱成了一锅粥。

“得了，根本什么都没有。”那声音像金属磕碰在一起似的刺耳难听。

可拿枪的男人却不相信。他举起枪，迈开脚，径直朝巴特藏身的地方走来。

“我刚刚听见好像有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可能是看林子的。”

“看林子的怎么可能在这儿？”

巴特的心怦怦地跳得特别厉害，他甚至觉得他们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。透过岩石间的缝隙，他看到一张沾满血污的脸。那男人每往前迈出一步，那张脸便离他更近一些。巴特竖起耳朵听着。那靴子缓缓地踏在地上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。

要不要现在就跑？拼尽全力能从这里逃走吗？巴特扫了一眼自己刚刚磕绊而行的那道河岸。恐怕跑不出去多远就会给他们逮到。眼下他只能趴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一只苍蝇从他嘴边爬过，他拼命忍着。哪怕动一下，等着他的都只有死路一条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。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从岩石上滑过。那男人离巴特已经很近，巴特能闻到他身上散发的股股汗臭。灌木丛里，一只鹧鸪正在欢唱，悠长清脆的歌声是那么熟悉……巴特觉得，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听到如此美妙动听的歌声了。

“是谁？”

端枪的男人猛地转过身去。一辆车正朝这边开过来。三个偷猎者神色慌张地向远处张望。四周一下子静得出奇。

“我早告诉过你们，咱们走得太远啦！”巴特听见他们中的一个喊了起来，“咱们离村子太近，可能早有人看见过咱们。”

“没人看见过咱们。”高个子男人依旧十分镇静，“瞧，来的是咱们那辆越野车。”

远处，一辆“路虎”越野车一路颠簸着，朝他们冲了过来，车

后扬起滚滚沙尘。

“话是这么说，可我还是不想在这儿待下去。”其中一个人咕咕哧哧发着牢骚，“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！”

“走？”说话的是那辆还没停下来的越野车的司机。

“刚刚那边有响动！”那男人答道，“有人可能正盯着咱们，也许就在那边的岩石后面。”他朝巴特藏身的那块巨石点了点头。

司机从越野车上跳了下来。他戴着一副墨镜，巴特看不出他的眼睛正朝哪个方向看。突然，他的视线朝巴特藏身的地方扫了过来。一瞬间，巴特觉得他发现了自己。就在这时，司机的头却转了回去。
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活儿干完之前，谁都别想走！”

接下来，巴特看到两个人影吃力地往大象尸体上爬去。第三个人影拿来那把链锯，使劲一拉，链锯声乍然响起，像一条拴着链子的狗，凶猛地咆哮着，扑向猎物。巴特听见一声悠长的吱嘎声陡然升高——猎物终于被咬进了嘴里，殷红的血沫从链锯的齿片上喷涌而出。想必他们很快就会离开吧？他一边默默祈祷，一边把身体紧紧贴在岩面上。等锯下第二根象牙后，他们自然就会离开。电锯哽了一下，陡地没了声音。

他们中的一人连爬带滚从大象尸体上下来。巴特此刻看不见他，只听见他一边把象牙扛在肩上，一边不停咕哧着什么。忽然响起了争执声，可巴特听不清他们在吵什么。随后，他们把象牙装进“路虎”的后备厢，只听铮的一声响，悬架一阵晃动，而后车身跟着向下一沉。那根链锯也给当啷一声扔进了后备厢。接着，后备厢砰地关上，一直空转的发动机随即加快了转速。巴特听见“路虎”吱嘎嘎挂上挡，

随后猛冲了出去。

大草原上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沉寂。岩蹄兔开始蹑手蹑脚地从岩缝中爬出来，巴特这时才觉得自己终于摆脱了危险。他朝地平线的方向望去，希望找到那辆“路虎”车，可它早已没了踪影，只留下远处团团翻滚升腾的沙尘。岩蹄兔叽叽咕咕叫着，看见巴特站起身，又一个挨一个慢慢退回到洞里。

巴特悄悄地从藏身的巨石间穿过去。那头大象的尸体赫然躺在他前面，像一座隆起的高山，矗立在一汪暗紫色的血泊中。苍蝇如同醉酒的狂徒，围着它的身体乱冲乱撞，一旦掉进那黏稠的血里，便只能等着被活活淹死。有好一阵子，巴特呆呆地站着，看着眼前的一切。他觉得自己脑子里空空的，好像被什么东西一扫而光似的。他把目光移向旁边一棵高大的猢猻木，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仿佛在为那头大象默哀送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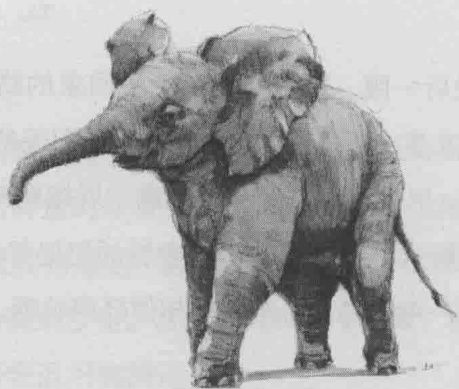
秃鹫很快就会成群结队而来，有两只已经栖上猢猻木的枝头，在银灰色的树干间不耐烦地飞来飞去。又有几只秃鹫飞了过来，在大象尸体的上空贪婪地盘旋着。只要巴特一走，它们就会冲下来，美美地饱餐一顿。

一只秃鹫在不远处踱来踱去。它黑色的双肩高高耸起，腹部粉红色的砂囊不停地动来动去。巴特气恼地挥动两只胳膊，朝那只秃鹫扑了过去。“嘘！嘘！”他大声喊着，“回去！走开！”秃鹫一边哒哒地磕着嘴，一边扑腾着翅膀飞到一株倒伏的树枝上。一只黑背豺惶惶然尖叫一声，躲躲闪闪地退到稍远些的地方。

巴特没再追上去。那又有什么用呢？天色已经很晚了，巴特缓

缓看了那头大象最后一眼，转过身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他心里难受极了，胸口一阵阵发痛。那个下午，在非洲大陆深邃悠远的苍穹下，在苍茫遥远的天际，巴特注意到有一只雄鹰正展翅翱翔，直上云霄。

“唯有雄鹰了解这个国家的一切。”巴特的奶奶曾经这样告诉他。那只雄鹰发出一声低鸣，可听起来却像轻声呜咽。



第二章

第二天一大早，巴特赶着牛群出村放牧。太阳刚刚升到刺槐树树梢的时候，巴特早已经走在路上：一个轻巧轻盈的身影踏着欢快轻松的步子，一会儿蹦过脚下的灌木丛和散落一地的枝条，一会儿吹起口哨或者喊上几嗓子，把离群的牛儿吆喝回来。他一只手里攥着一把大砍刀，他要用这把大砍刀砍些草料，放完牛好带回家去；另一只手空着，方便赶着牛儿一起往前走；他身上的那条咖啡色短裤又肥又大，他得不时紧紧腰带，免得不小心掉下去。他肩上背着个装午饭的剑麻布背包和一截绳子，一只舀水喝的葫芦瓢垂在他屁股上，随着他的脚步一路颠个不停。巴特有一双用兽皮编的凉鞋，不过跟往常一样，他并没有把那双鞋穿在脚上。他更喜欢光着脚走路，

这样他跑起来会更快些。

他赶着牛群沿通往草原的小路往前走的时候，牛儿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溜进别人家的庄稼地里，撕下几把玉米叶，甚至把粟米秆连根拔起，狼吞虎咽地卷进嘴里。如果庄稼地的主人正好在那儿，自然少不了一通大呼小叫，外加一顿责骂。可要是碰巧他们不在，巴特也会顺手牵羊拿些东西走，比如一根黄澄澄、圆滚滚的香蕉，或者一只味美多汁的鳄梨。等四周没人的时候，他就拿出来吃掉。每到这个时候，他浓密的长睫毛下的那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就会透出喜色，一张小小的圆脸上绽放出微笑，咧开嘴，露出一排白白的豁牙来。

牛群走在他前头。她们越走越慢，可一等他赶上来，她们身上仿佛焕发出新的活力，立刻欢快地一路向前，小跑而去。她们摇摇摆摆地走着，瘦削的屁股上一根根骨头依稀可见；长长的牛角向上弯着，好像戴着一顶顶豪华的王冠。当下正是旱季，她们后背的脊梁如同山脊一般高高耸起。不过等到雨季来临，她们往肚子里塞满青草的时候，很快就会变得毛色油亮，膘肥体壮，她们身上的皮会像抛光的木头一般闪烁出夺目的光芒。

巴特的牛群里有八头奶牛，要是你把还没有断奶、总爱挨在妈妈身边推推搡搡往前走的三头小牛犊也算进去的话，那就总共是十一头。不过，你要是开口问巴特，他是不会告诉你的。每当有人问起他总共照看几头牛的时候，他总是笑笑，然后说：“跟我昨天照看的一样多。”其实，他对自己的每一头牛都了如指掌，她们就像他的家人一般。他知道她们每一个的名字，熟悉她们的性格、习惯和秉性，了解她们的长处和弱点，懂得她们的喜好和厌恶。他知

道卡约的好奇心特别强，容易招惹事端；莱科喜欢东想西想，所以老爱慢吞吞地落在后面；托科总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，成天耷拉着脑袋垂着背，跟她的双胞胎姐姐塔拉一点儿都不像。塔拉也长着一身红棕色的毛，可她总是立得笔直，站得稳稳当当，嘴和鼻子永远伸向前方。巴特知道满脸长着灰色雀斑的阿尼卡尼科肚子上有一道疤，那是她还是一头小母牛的时候撞上一只非洲野猪留下的；巴特每次找到水田芥就会喊布瓦罗过来，因为只有她喜欢水田芥那股略带潮气的苦味；巴特还知道，每到这个时候，黑黝黝的穆图一定会悄悄地溜过来蹭在布瓦罗身边，因为不管一刻不肯安生的布瓦罗溜溜达达踱到哪里，穆图都会像个影子，悄悄滑到她的身边。

巴特最喜欢的是长着一身银灰皮毛的基拉，她的牛角弯成优美的曲线，两只深紫色的眼睛十分漂亮。他们两个同一天出生，一同长大，巴特记不起她什么时候从自己身边离开过。每次在水中嬉戏，他们都会心满意足地靠在一起，巴特颇为亲密地把胳膊搭在基拉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后背上，静静地凝视着远方，仿佛徜徉于他们共有的记忆乐园。一滴滴晶莹透亮的水珠从基拉耸起的嘴和鼻尖滴下，在明亮的阳光下迸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巴特对自己的牛儿特别得意。牛儿往往跟自己的主人特别像，有什么样的主人，就有什么样的牛儿。奶奶总跟他说，瘦小肮脏的人，养出来的牛儿一定又瘦又脏；没精打采、成天提不起精神的牛，她们的主人保准缺乏生活目标；爱撒谎、不诚实的人，他们的牛儿也一样滑头得很，她们会从旁边的牛群那里偷东西吃；脾气暴躁的牛儿动不动就尥蹶子，那是因为她们就是被臭脾气、不讲信用的主